

e842360 / April 29, 2011 10:08AM

[許基本工資一個未來](#)

2011-04-29 工商時報 【社論】

行政院拍板通過軍公教加薪案後，勞委會主委王如玄日前在立法院表示將在七月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至少將調升基本工資3%。面對物價高漲，王主委對於基層勞工處境的關心，值得肯定。

這十多年來台灣民眾的薪資成長雖慢，但總還有些微成長，但適用基本工資的基層勞工處境最為艱辛。民國86年以前，基本工資的水準仍逾國人經常性薪資的五成，但近年已降至44%到47%之間。如此微薄的收入，卻面對日趨高漲的物價，基層勞工其家庭經濟之困絀，不言可喻。

許多人都認為國內適用基本工資的勞工不多了，事實上近年隨著人力派遣、臨時僱用及部分工時這類「非典型僱用人口」增多，適用基本工資的人口正快速升高。依行政院主計處調查，如今非典型的受僱勞工已高達72萬人，較金融海嘯之前大幅提高，而月收入不到2萬元的受僱者，更由94~97年的80多萬人驟增至如今已逾百萬人。

統計顯示，去年國內企業及政府僱用的810萬名勞工，有104萬人每月的收入（經常性薪資及加班費）不到2萬元，我們很難想像在台灣即將邁入人均所得兩萬美元的今天，仍有逾百萬人的所得水準還在基本工資邊緣徘徊。這說明當前基本工資的調升，受惠的本國勞工並不如外界所說的這麼少，估計仍有百萬人之眾，其影響不可謂不大。

平心而論，國內810萬名勞工在物價飛漲的今天，以加薪的迫切性而言，最有加薪迫切性的既非軍公教人員，也非中產階級，而是這一百多萬名基層勞工。十多年前的基本工資還足以讓他們安身立命，但如今基本工資連一般人的經常性薪資一半都不到，如何面對狂升的房價、飛漲的物價。因此，我們贊同王主委所言，基本工資雖已在年初調升至17,880元，仍應再予以調升，以使他們也能分享經濟成長果實。

今年是民國一百年，各部會門口都貼著一張鮮明的海報，上面寫著：「中華民國，精彩一百，經濟果實，全民共享」，如今軍公教加薪案過關，125萬名現職及退休的公務人員已享有成長的果實，但廣大的勞工及底層的民眾能分享經濟果實者寥寥無幾，而這一百多萬名基層勞工能否分享果實則繫於基本工資的調升，吳揆理當用調升公務人員薪資的那股衝勁，去排除基本工資調升所面臨的一切障礙。

什麼是基本工資調升的障礙？近年每當基本工資要調升之際，總會出現兩種聲音，一是業者認為工資應由市場決定，政府應減少干預，一是業者認為18萬製造業外勞也適用基本工資將使廠商揹負更沉重的生產成本，不利於競爭。對於第一個疑慮，我們且看寫下《國富論》巨著的亞當斯密怎麼說。亞當斯密雖然主張政府應減少對市場干預，但由於勞動市場的要素是人而非商品，因此他認為當勞工與僱主對工資有爭議時，由於大環境對勞方不利，政府應站在勞工這一方，以使勞工至少能獲得維持基本生活的工資，甚至略有賸餘。顯然，亞當斯密認為政府適度介入工資的調整，確有必要。

再者，基本工資調升雖使廠商成本增加，但也有利景氣的擴張。有關這一點，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曾說：「勞工、僕人及各類職工占社會總人口比重極高，若大部分成員陷於貧困悲慘，對社會是不利的，這樣的社會也絕不可能繁榮幸福。而且，供給全體社會衣服、食物、住所的人，只有在自身勞動生產物中能夠分享一部分，這才算是真正的公平。」顯然調升基本工資非但是基於文明國家的社會關懷，其透過消費的成長，對總體經濟也有正面的助益。

至於基本工資調高而使得外勞工資同步上揚，導致廠商揹負更沉重的生產成本，這已是個老問題了，從民國90年民進黨執政時召開的經發會討論迄今，十年過去，依舊沒有結論。歷任勞委會主委皆認為台灣有《勞基法》，如果讓外勞與基本工資脫鉤，極可能被國際列為血汗國家，其結果將導致訂單流失而衝擊台灣的外貿。我們認為勞委會的顧慮雖有其道理，但也不能因此無所作為，若十多萬外勞真是企業不願調升基本工資的心病，那麼便該儘速尋求解決之道。試想，台灣百萬基層勞工的工資與幸福，豈能長年莫名其妙地被十多萬外勞困於囹圄之中？

我們認為，隨著非典型就業人口逐年成長，受基本工資影響的國人必將快速增加，影響層面年甚一年。不論基於經濟發展或人文關懷，執政當局都應讓基本工資調整機制明確化。散去天空的烏雲，許基本工資一個未來，如此才能創造勞資雙贏的局面。

[size=large][size]